沙山梭梭林

□ 麻守仕

在阳关渥洼池湿地以南,一座沙山自东向西横亘,与远处终年积雪的阿尔金山遥相呼应,共同勾勒出湿地壮阔而独特的背景画卷。每次途经湿地,这座沙山都会映入眼帘,但是鲜有机会近距离一睹沙山的真容。

去年深秋,为了考察南沙山天然梭梭林的分布状况,我们驾驶着能在沙地自由驰骋的摩托车,穿越黄沙湾来到南沙山脚下。驻足仰望,我不禁为眼前景象所震撼:山坡上,郁郁葱葱的梭梭树,星罗棋布。

当我们攀上南沙山顶时,眼前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。只见柔软的沙峰高低错落,峰峰相扣,构成一幅奇特的沙漠画卷,恰似古诗所诵:"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"连绵起伏的沙坡上,流动的沙丘勾勒出优美的月牙曲线,在斜阳的映照下折射出迷人的光芒。

翻过两座峰顶后,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——整片沙坡上巍然挺立着大片梭梭树。若非亲眼所见,实在难以想象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沙海中,竟有如此壮观的天然梭梭林。它们或独立成林,或簇拥而生,有的高达三四米,树干粗达十多厘米,枝繁叶茂得让人完全忘记它们是扎根在流沙之中。这些梭梭树干铁骨铮铮,树冠如伞状内敛圆润。当我们怀着惊喜与敬畏靠近时,眼前突如其来的景象让所有人红了眼眶:有的梭梭树横卧在流沙中,躯干已被烈日炙烤得焦黑,树梢却依然倔强地向上生长;有的梭梭树根部裸露盘曲,却在嶙峋间滋生出翠绿的新枝;有的梭梭树根被风沙无情地扯出,裸露于流沙之上,树干依然高昂着头颅;有的梭梭树在风沙的肆虐中一次次抗争,最终将身躯塑造成一道不屈的波浪线;更有梭梭树半截已然死去,半截依然活得那么坦然、坚毅……

在继续前行的路上,我们遇见了更多千姿百态的梭梭树:有的树干看似枯朽多年,手指轻触即化为齑粉,但却在几步之远的流沙中又冒出嫩绿的新芽——仔细观察才发现,原来有几根细如发丝的"毛根"如引线般连接着逝去与新生;有的树干虽粗壮,中间却被风沙侵蚀成空洞,但它不屈的脊梁依然挺立,树冠依然绿意盎然;有的树干在与风沙的抗争中弯曲成"几"字形、"口"字形、"螺旋"形、"麻花"形……每一道曲线都像是唱给生命赞歌的音符;有的树干与树根相互缠绕、彼此扶持,只为新生命能够茁壮成长;有的树根裸露在流沙外,却如游龙般向前蜿蜒爬行一段后又钻入沙中,如此反复延伸十余米后,最终将新生命高高举起……

在风沙肆虐与地表高温的双重考验下,这些梭梭展现出的生命力如此震撼人心。这是梭梭的奇迹,是南沙山的奇迹,更是大自然的奇迹。数十年来,或许更久,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,梭梭以惊人的生命力在这片沙山上快乐地生长着。

虽然我们也目睹了令人心痛的景象——某些沙坡上,有成片的梭梭在经年的干旱中永远失去了生命,灰白的树干在阳光下折射着刺目的光芒,但就在这些枯树旁,又有成片的幼苗从流沙中探出稚嫩的脑袋。我们深信,这些顽强的生命必定会以蓬勃的绿意唤醒这片土地。

这段短暂的考察,让我们得以窥见南沙山梭梭的生命密码,它们是自然给予湿地最珍贵的馈赠,更是湿地得以存在的安全屏障。而我执着地相信,我们遇到的不仅是一棵棵普通的梭梭,而是一座座生命的雕塑,更是一件件活着的生命标本。它们在风沙中舞动的身影,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自然诗篇。

归途中,南沙山的轮廓在视野中渐渐模糊,但山坡上那些梭梭的身影却在脑海中愈发清晰,恍然间,我仿佛听到了一曲来自沙海的生命赞歌。在这片沙海中,每一棵梭梭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诠释着生命最本真的意义。

涓涓奔流的青泥河

□ 牛旭斌

天气放晴的正午,从黄渚关流下来的清凌凌的河水,在穿过成县县城的河床上波光粼粼。古老的青泥河,奔流不息,白鹭在河岸上群聚,野鸭在水中漫游。

平静的水面,倒映着蓝天,荡漾着水波,润泽满滩的枯草新芽。微风习习,把玉镜般的河面吹皱,逆流推出一层层波澜,更显水的幽清。侧耳聆听河声,就会发自心腔地敬重自然的绚烂多彩。一条普通的河,它已然流过了千年万年,一张天然的河床,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暴雨冲刷泥沙堆积,河流始终生生不息地流着,河岸上的田地,长着庄稼和果树。

河流经过几座大桥,翻越拦水坝,奔腾过独塔斜拉的青泥河大桥,最后拥抱西入县城的南河后,跌跌宕宕地穿越深深浅浅的潭水、参差错落的石头,湍急地奔出飞龙峡、长丰河,在石门投怀嘉陵江。

青泥河虽然不大,但它弯弯曲曲地穿过徽成盆地,绕山越岭,柔声细语地流淌着、湍泻着。

这是一条流淌着鲜活故事又饱经沧桑的河流。顺青泥河走,我们不断地告别小溪,投奔大河;逆青泥河走,我们又不断地接纳小溪。有记载说,杜甫当年离开成县草堂时,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告别茅草小路——山谷走穿了,入白水峡,青泥河就走完了。再沿嘉陵江走,翻牛头山,经剑阁,过鹿头,到成都。

河穿入飞龙峡口后,过杜甫草堂,万丈潭的群山叠岫,鸟儿欢歌,峡谷曲折幽深,河水左冲右突,向低深的河床奔去。河水有时候铺满河床,有时候拍打石崖,有时候亲吻绝壁,水势时而平静时而温顺,又时而汹涌时而浩荡,在山间发出满谷的涛声,最后千折百回地穿出宋坪乡格楼坝村。一路上,有收山货的马帮和赶路人歇脚的旅店,人们歇一程脚,等一阵月亮,唱一曲山歌,铃声叮当中顺河而行……

依着炊烟和灯火,找到落脚的村寨。山里人热情好客,靠山敞院,随时接待每一个过客。房前屋后,泥泞的路上有昨夜的雨,灌满牛蹄窝。刺莓顺着石墙爬到了院边。紫蓝色的桔梗花,朝着河流鼓吹动听的小号。牵牛花上了房顶,最先闻到灶房烟囱里飘出的炒菜香。老品种的荞麦花会开成一片雪野,蜜蜂逆河而聚,嗡嗡采花。一串串的毛栗子、猕猴桃挂满山坡。林梢在秋后一夜间红如晚霞。柿子金黄,挂面雪白而细长……

河流澄澈,向着一山更比一山高的钢蓝色山峦追去。

雄奇的万壑之上,河声掩盖了所有的牛哞马叫、鸟语风声和鸡鸣犬吠,掩盖了隔着山梁拉话的打山人。青青碧碧的群峰临岸,居有三五人家,马鞍架构的两面坡房子,白墙青瓦,青藤红花,陪伴着汤汤流水。一位妇女坐在院子的花荫里拆葱剥蒜。两个少年戴着草帽,吹着柳笛。开春到深秋,花草遍野,茂密的植被滋养着纯净的地表水,苔藓长满溪涧和树身,又隐秘地恣肆出,千条万条的深涧小溪,全部汇流入河谷,让青泥河显得更加精神。大山遮挡住太阳,影影绰绰,明明暗暗,枯藤缠绕着古木,苍绿嫣红,只剩下河流之上直通天际的一道光缝。

若从高山俯瞰,青泥河宛如一幅重彩与水墨融为一体的泼墨泼彩长卷。

耸翠的鸡峰山,绵延一道横岭;秀丽的青泥河,涓涓成大地之水。河边的村落通了车路,山沟的夜晚亮起了路灯。而山里人的新生活之路,是责无旁贷地守护好青山绿水。

草方格

□ 李会生

治沙人挺直不屈的脊梁
将红柳沙棘难以存活的地方
变成了抵御风沙的战场

用秸秆编织的草方格
就是抵御流沙的铠甲
锁住了肆虐的风沙

麦秸与时光对坐
草方格,就是俯身流沙的骨骼
沙漠上编织的棋盘,将边地封印

阳关以东,绿洲葱茏
阳关以西,草格绵延
恣意的沙漠,已变为苍劲的诗行

在敦煌绿洲的边缘
每一寸驯服黄沙的草方格,都是
治沙人颁给大地和自己的勋章

风穿过麦芒的缝隙

□ 张新元

阳光把金粉抖落在肩头时
河西走廊正弯腰,把饱满的心事
一一别进祁连山褶皱的衣襟

风穿过麦芒的缝隙
听见千万粒沉默在生长
从青到黄,是大地递出的请柬
每道纹路里都藏着
雨水走过的路,和
月光写下的信

当镰刀掠过根部
你便以虔诚的姿态倒伏
让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重量
在掌心发出细碎的声响
那是土地的絮语
也是岁月,在颗粒里
封存的雪峰和湖光

夏日芦苇

□ 朱永明

在盛夏的湖边,芦苇盛装出席
它们如同翠绿的绸带,随风轻舞
绿叶,如同珍贵的翡翠
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
随风轻吟着夏日的赞歌

它们以悠扬的歌声,诉说着岁月的故事
每一根芦苇都是时间的见证者
它们是大地的诗人
用生命书写着夏日的诗篇
它们是自然的画家
用色彩描绘着季节的变迁
每一片芦苇都是大自然
赠予我们的礼物

百花

第3334期

墨韵陇山

〔中国画〕

祁于铭 作

草川行记

□ 邓书俊

坐落于武山县温泉镇的草川大草原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,四季皆景,每一帧都蕴藏着独特的自然魅力。

我们沿着聂河逆流而上,一踏入草川地界,夏日的燥热便被裹挟着青草气息的绿意驱散。两岸的苞谷、洋芋、蚕豆、胡麻,在河水的滋养下酣畅生长;山坡之上,松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槐树郁郁葱葱,层层叠叠,宛如一幅山水长卷,浓淡相宜,韵味十足。

过了包家村,眼前豁然开朗,农田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的森林与草场。草川大草原上,嫩绿厚实的草,在阳光下生机勃勃,绿意盎然。微风拂过,各色野花争奇斗艳,纯白、淡紫、金黄、粉红……五彩斑斓的花朵随风摇曳。看着草地上悠然吃草的牛羊,北朝民歌"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"的意境跃然眼前,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与古人共赏这草原盛景。

车子爬上一个陡坡后,见到一位放牧的老人。在老人身后的草甸上,几头牛正低头啃草,颈间铜铃随动作发出清越的声响,在山谷间悠悠回荡。我好奇缘何要给牛系这么大的铃铛?老人指着远处密林说道:"山里毒蛇、野猪多,铃声能让它们远远避开;牛要是钻了林子,也能顺着声音找。"随后,我们弃车步行,沿山间蜿蜒小径深入,终于抵达草川大草原。高远的天空下,草场如绿色绸缎铺展至天际,洁白的羊群、乌黑的牛群似散落的珍珠,几顶露营帐篷恰似绽放在草丛中的花朵。游人在此尽享自然馈赠——或三五围坐,谈笑风生,或和着风声唱歌跳舞,悠扬的旋律伴随着飞扬的衣袂,与绿草野花相映成趣;骑马的人或信步缓行,或扬鞭驰骋,马蹄过处,扬起细碎的草香。

同行者介绍说,草川大草原素有"暮春烟云、夏之碧波、秋时蓝天、寒冬雪原"的美誉,四季风光各具神韵:春天,山花烂漫,如烟似梦,仿佛童话世界;夏季,绿草如茵,碧波荡漾,尽显勃勃生机;秋天,云遮雾绕,层林尽染,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;冬天,银装素裹,玉树琼枝,美得纯净素洁,令人心醉神迷。草原的天气变幻莫测,刚刚还艳阳高照,转眼间便阴云密布,雷声阵阵,豆大的雨点倾泻而下。约莫半个小时后,雨过天晴,阳光重新洒落。草叶上挂满晶莹剔透的露珠,宛如串串珍珠,散发着清新而迷人的光彩。

离开之时,我频频驻足回望这片充满诗意的草原,心中满是难以割舍的眷念。或许正是这些人与自然交融的动人瞬间,才让草川焕发出如此独特的魅力。

遮阳山石韵

□ 王宏彦

遮阳山奇山秀水,森林茂密,四时风光各具风韵。

乙巳年夏至后二日,我们一行游览遮阳山。行至四面崖时,一同行者说,原来遮阳山就是千万仞石山构成的,没有石山,就没有能够遮阳的高山峡谷;没有石山,就没有千姿百态的神奇之境。闻听此言,顿觉一语中的。

遮阳山的石,美在仪态万千。从山门开始,到草原为止,游客在高耸入云的石罅隙中穿梭,两边石山耸立,或高或低,或大或小,直插云天,蔚为壮观。

高者拔地而起,有四五百米,非仰视不能望顶。山腰如刀削,呈现出一面面垂直的壁画,千万年的雨水冲刷,明明暗暗地书写出岁月的沧桑。山峰在白云之巅拂云弄日,擦拭星辰。低者钟灵毓秀,恰似放大的盆景。有的山峰像一棵玉笋,生机勃勃,秀色可餐;有的像一头雄狮,向天嘶吼;有的像俯瞰的老虎,"森然欲搏人";有的像一只神龟,在悬崖绝壁上艰辛攀登,昂首问天;有的像一面旗帜,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遮阳山的石,美在险峻。壁立千仞,光滑如镜,"黄鹤之飞尚不得过,猿猱欲度愁攀援"。山峰倾斜,"对此欲倒东南倾",让穿行者胆战心惊,举步维艰。山中有"国家攀岩队训练基地",举行攀岩活动时,观者如云,盛赞攀登者之勇气和战胜险峰战胜自我的能力。

遮阳山的石,美在铮铮铁骨。遮阳山属于西秦岭山系,高山巨石,莽莽苍苍。石头大多呈青黑色,坚硬无比。

遮阳山的石是山的灵魂,坚硬刚强。它静默无言,日日迎接百鸟喧闹,又让每一声歌唱在山谷间回荡;它壁立千仞,敞开胸怀,任风吹雨打,岿然不动;任由文人墨客题刻赋诗,传颂千秋。它给冒险者以勇气,给观赏者以美感。

遮阳山的石山上,从不乏绿色,每一寸缝隙里,都能生长出绿色的花草树木。松柏努力扎根,却因雨水不足数千年低矮弯曲的枝条盘桓成盆景样的姿态,但那深植于心的信念终化作清幽芬芳,在飞鸟才能抵达的高度静静绽放。杜鹃花扎下了根、野百合扎下了根,在高高的蓝天下开出坚韧纯净的花朵。就连毛竹、太平花以及所有能生长的野草,也都在这里扎下根来,点缀在悬崖峭壁上,就像为石山披上一件色彩斑斓、芬芳四溢的锦绣霓裳。每每行走在遮阳山的石峡里,入眼是千姿百态的山峰,空气里散溢的是馨香。

难以想象,遮阳山硬朗清爽的山石间,倘若没有了水流,该是何等的枯索无趣。幸好有水,而且每条山沟、每条山的褶皱里都有汩汩的泉水,宛如血脉滋养着山的肌理。

有了水,石山似乎也就有了生命。那峻嶒的高山变得温润;那如刀削的石面变得生动活泼,恰如大泼墨山水画;那钻出地面的玉笋峰,似乎真的水灵灵嫩娇娇;那四季鸣叫的鸟声也带着湿漉漉的清音;那石缝间的松柏叶和山谷里的杂草藤条叶也因溪水而晶莹闪亮。

千姿百态、拂云蔽日、鬼斧神工的石,正是遮阳山的精魂所在。